

秋风暮云帖（外一篇）

储劲松

女贞子已如许大，纯正无瑕疵的果绿色，养眼得很，握在手里粒粒温润如玉坠。每天我从树下路过，都向它们行注目礼。有时候会想，我若仍是阳光少年，也许会采摘一些，用草茎串作项链，送给当年尚未披上嫁衣的小学语文老师。秋风一天凉似一天，女贞子的颜色一天深似一天，其变化细微、缓慢、隐秘，因而不易察觉，就像一个人日复一日褪去年华，又像一个人在文学艺术上的精进。在霜落之日，它们会泛红，渐渐变紫，然后乌黑，干缩，果皮褪尽裸露出木白色的果核，最后零落地上被雨雪浸泡侵蚀，消瘦如一地稻壳。

树犹如此。

想起两年前在中原淮渚神庙，女贞子花开如雨雪缤纷，木质的囫囵的甚至有些犀利的香气，像女墙一样包围着也供奉着大禹王塑像，包围着来此参拜的众生。世间花卉有万千种，其香气也有万千类，与女贞花可以相媲美的，我以为惟有桂花，二者均有神木之香。《山海经》里说，东方日出之处有扶桑，西方日落之处有若木。扶桑与若木都是上古时代的神树，不说今世人不可能见到，就是先秦时代的人也未必能见到。如果人间还有神树，女贞与桂树当排列在前。

桂花易落，一年一度的风云际会，十天半月就完成又寂静又热烈的盛放。当香芬依旧缥缈在街巷、出入于人的鼻孔之中，回头一望，树上却只剩下苍叶寒枝。想起清代人曹溶曾说，“有钱当作五窟室”，一窟种梅，号吴香窟，一窟植岩桂，号越香窟，一窟栽花椒，号蜀香窟，一窟艺兰，号楚香窟，一窟悬挂麝香，号秦香窟。曹溶博学宏词，懂经济，善写诗词文章，也是怜香的人，心更是有些大：一个人独占梅、桂、花椒、兰、麝五香，岂止是齐人之福，司花女神坐拥众芳之福也不过如此了。

我若在城里有一个小庭院，不管有钱无钱，一定绕墙植数株女贞

与桂花，在树下放一把木躺椅，得闲暇即逍遥其间，有花闻花，无花看叶，手中握一卷旧书，状态在读与不读之间。人间最大的福气，无非一个闲字。赫奕富贵如李斯，被腰斩于咸阳并且被夷三族时，对一同殒命的二儿子说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！”东门逐兔，闲而已。老庄的学

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明明上天，烂然星陈。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”日月之光普照世间，其实从不只弘于一人，这是日月的恩惠，日月的仁慈，也是日月的器局。

到了黄昏，绮云渐渐隐退，只剩西天与远山相接处，有几绺仍在迟疑徘徊，颜色也变成青灰色。暮云如泼墨，如南归雁影，如旧衣衫



秋日私语 方华 摄

说，浩浩汤汤玄妙无穷，一言以蔽之，虚静无为，闲而已。文章艺术，载道、赋物、记事、写情意之外，闲而已。古人说人生三大福气：富贵、寿考、康宁，康宁也是闲，不闲则身体不康健，心神不得安宁。

女贞子令人闲，桂花令人闲，秋风令人闲，暮云令人闲，秋月、秋山、秋水、秋叶、秋石以至田野间谦卑低头的稻穗，都令人闲。我宁愿不得钱，也愿得闲。得闲差，得清闲，得闲心，得闲情，做有闲人。但是很显然，人世居大不易，得钱难，得闲更难。前几日读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听归有光在顺德府通判任上管马政时说，“此官于今以无事为得职”，又说“余时独步空庭，槐花黄落，遍满阶砌，殊欢然自得”，以为震川先生得闲之要旨。

今日山中的祥云难得一见。早起一天纯蓝，天边一线朝霞橘红，霞光隐约处，棉絮一样的云条像大海上的波浪层层铺展，并由北向南缓慢推进，然后覆盖整座山城。朝阳终于喷薄而出，金光洒在云层上，像一大朵五彩蘑菇，像百万兵，像无数奶泡，像一把巨伞，像科幻电影《独立日》里的外星人母船。我注意到，街市上行走和骑车的人，都时不时地翘首仰望天空，脸上气色鲜活，不似平日呆板、枯滞、无情，真是难得。若在古代，这样的云太史可能会写到简册里。

鸿蒙开辟之初的天空，应当就是这个样子的吧，如上古的《卿云歌》所唱：“卿云烂兮，糺缦缦兮。

的褶皱，被秋风连同大地草木一起，一寸寸吹进暮色。我站在高冈上目送归云，以为云归处才是我的家乡。

野核桃帖

大地上的自然村落，前世一定是天上的星辰。某年月日它们陨落人间，幽蓝的星光随之寂灭，但青草、绿树、瓦屋、草棚、竹篱笆、晚饭花、炊烟、幽咽流泉、苍苍水竹、萋萋蒲苇、活蹦乱跳的牛羊犬豕，以及执耒耜而耕的人，寄居其上，将它们再次绚烂地点亮。

白露前几日，我与友朋重访皖山皖水中的一颗陨星：道元古村。其时山中气象清淑，草木含秋，所遇泥墙黑瓦、葫芦南瓜、水硯、碓臼、木门槛和村中人物皆古淡天真，尽显烟火人间本色。我坐在一户人家门前的苍黑色大石头上，看地上一群小蚂蚁奋力搬动一只绿蚱蜢。群蚁忙碌于口腹之欢，我消受浮世半日闲，各得其所，各行其是。以为其情其境其人，近似远古歌谣《击壤歌》里的先民。

想起李唐时代肥遁山林的太上隐者写的一首《山居书事》：“偶来松树下，高枕石头眠。山中无历日，寒尽不知年。”青山如此苍茫，松石如此静穆，秋风如此怡人，我其实很想学一回古人，解衣盘礴高卧在这块憨顽的石头上，一直到月出山凹，繁露结满草叶，蚂蚁分享完虫尸，一直到草木摇落秋尽冬来。

凡世里的人，身上都捆着绳索，心上被下着蛊和符咒，惟有山水可解。山水非丝也非竹，但山水有清音，重峦叠嶂里有《石头记》，也有白云无心而出岫。刚才，一个青年女子背着一只藏青色长形布袋，裙裾曳曳飘然经过。她刚刚从草径那头的山坡上露面时，我恍惚以为是女道士下山，继而以为是一名出没丛林的狙击手，最后判定是一个女渔翁。待她到了我跟前，一问，才知她背着的是把古琴。她的笑答里，不无嘲讽。我瞬间在心底骂了自己一句，“真是俗物。”我不知道自己的脸是否红了，如今皮厚如墙垛，不似少年时吹弹可破。她可能是从村落底部的银珠河来，面临一河流水，纤纤玉手张素琴。那琴声想必是好听的，可以让枝柯舞蹈猛兽低眉，可惜我来迟了。

那条河我上次来时去过，多乱石、深潭、鱼虾石蟹和清雅的水菖蒲，溪涧飞珠溅玉一如其名。河对岸是一座高山草甸，名牛草山，我从未到过。据说山上牛羊成群如草原，夏夜星子漫天伸手可采，冬日雪松映日绮丽梦幻，又据说山上有一座古庙，庙里的素斋滋味清美，出家人淡泊如秋霜。传说中的牛草山，如世外神仙的居所，我向往多年，发愿要择日一游，每次路过山麓却总是匆匆错过。一些人一些事一些风光景致，命中注定是要错过的，多年前我就说过：人生就像打麻将，是遗憾的艺术。

牛草山上有数十座发电的大风车，列阵严整如同长城上的烽燧，扇叶缓缓转动，像姜夔的慢词，像落叶静静飘坠，像许许多多无可奈何又不得不如此的事。前些天看电影《诗人和他的情人》，听见托马斯·斯特尔那斯·艾略特说：“诗歌不是情感的表达，而是情感的逃避。”他是对别人说的，但很显然，他的倾诉对象是他那患有无法医治的精神性疾病的爱妻薇薇安，那个时候，他们虽然相契相爱，却已经不能当面对交流。当时我心里一抖，莫名其妙地想起那些风车，稍稍接近，相爱即相杀。

身后是一树米枣，青而硬。眼前是一弯复叠的荷田，莲子极嫩，味道极清鲜。废弃铁路枕木铺就的小路，黑得发亮如歙砚，路边有成片的野核桃，其叶蓬蓬，果实如垒，貌似无人问津。三五人攀而采之，剥去肥厚多汁的青色果皮，就着枕木用石头砸，果肉夹在坚硬的桃核中，白生生的，香而甘美，比干核桃好吃多了。可惜难砸，砸半天也不够塞一条牙缝。

是夜宿于道元大屋中，酣醉不知星月有无。入梦之前，依稀记得窗外半天松涛半天虫语，其声如洪水，汤汤荡荡，怀山襄陵。梦里还在使劲砸核桃，这厮皮厚、核坚、肉少，着实可恨。

